

## 兀刺海城地望和成吉思汗征西夏军事地理析

鲍桐

2013-03-18 15:22:59 来源:《宁夏社会科学》(银川)1994年06期第63~70页

【作者简介】鲍桐内蒙古包头市人民政府史志办

【本文摘要】兀刺海城地望和成吉思汗征西夏军事地理析鲍桐蒙古族于13世纪初从漠北兴起后,曾先后5次征伐西夏,《元史》、《史集》、《蒙古秘史》、《亲征录》、《西夏书事》等书均有记载,但都较简略,月互有齟齬之处,屠寄《蒙兀儿史记》参考诸书,融汇贯通,考之较详,但可商榷之处仍甚多,不少学者提出过意见。80年代以来所出的《中国通史》(第六册)、《蒙古族简史》、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(第六册)等,对上述有关地理,都有所考校,但矛盾仍很多。王北辰教授《成吉思汗征伐西夏地理考》是近年来较为详尽的一篇专文,但他考证的大多数地望,仍遵旧说,许多矛盾并未解决。陈炳应《西夏文物研究》和吴天墀《西夏史稿》中,对黑水城、兀刺海城地望提出新说,颇有启迪。《中国历史大辞典》“辽夏金元史卷”附图中,将兀刺海城绘在今乌拉特中旗海流图一带,大约就是根据陈、吴的新说绘制的①。著者近年来考察内蒙古西部地区长城和古城中,有所发现,愿提出一管之见,以补充陈、吴二位之说,并就教于方家。成吉思汗五次征讨西夏的有关史料中,三次涉及兀刺海城。因此,兀刺海城在哪里?是个关键问题。本文拟先从此入手。

蒙古族于13世纪初从漠北兴起后,曾先后5次征伐西夏,《元史》、《史集》、《蒙古秘史》、《亲征录》、《西夏书事》等书均有记载,但都较简略,且互有齟齬之处,屠寄《蒙兀儿史记》参考诸书,融汇贯通,考之较详,但可商榷之处仍甚多,不少学者提出过意见。80年代以来所出的《中国通史》(第六册)、《蒙古族简史》、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(第六册)等,对上述有关地理,都有所考校,但矛盾仍很多。王北辰教授《成吉思汗征伐西夏地理考》是近年来较为详尽的一篇专文,但他考证的大多数地望,仍遵旧说,许多矛盾并未解决。陈炳应《西夏文物研究》和吴天墀《西夏史稿》中,对黑水城、兀刺海城地望提出新说,颇有启迪。《中国历史大辞典》“辽夏金元史卷”附图中,将兀刺海城绘在今乌拉特中旗海流图一带,大约就是根据陈、吴的新说绘制的①。著者近年来考察内蒙古西部地区长城和古城中,有所发现,愿提出一管之见,以补充陈、吴二位之说,并就教于方家。

成吉思汗五次征讨西夏的有关史料中,三次涉及兀刺海城。因此,兀刺海城在哪里?是个关键问题。本文拟先从此入手。

《元史·太祖本纪》记载中,涉及兀刺海城的仅两次,一次是二年丁卯秋(公元1207年)，“再征西夏,克斡罗孩城”(即兀刺海城);一次是四年己巳春(公元1209年)，“帝入河西,夏主安全遣其世子率师来战,败之,获其副元帅高令公,克兀刺海城……。”②这是成吉思汗第二、第三次攻西夏战役。

但是,《蒙古秘史》在成吉思汗第五次攻西夏的记载中,却记有“成吉思汗自察速秃(即雪山)起行,克兀刺孩城,自兀刺孩城起行,破朵儿篾孩城(即灵州)”。拉施特《史集》也记为“首先占领了甘州、肃州、河州和斡罗孩城”。戴锡章《西夏纪》记为1227年“春,进攻兀纳刺城”。屠寄《蒙兀儿史记》记成吉思汗第五次攻西夏,正文中无兀刺海城,但注中曾加以说明

③。这与《元史·太祖本纪》中所记第五次征西夏最重要的不同处。

关于兀刺海城的地望，《元史·地理志》亦集乃路下注“乃汉之西海郡，居延故城，夏国尝立威福军”。《西夏纪》等书均同此说，并认为黑山威福驻汉居延城，黑水镇燕驻兀刺海城。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绘制的西夏地图，将黑山威福军标在居延泽畔，黑水镇燕军标在肃州（今酒泉）东北合罗川，而将兀刺海城绘在甘肃军司宣化府（今张掖）东偏北，删丹（今山丹县）正北。《中国通史》第六册附《西夏简图》、白滨《元昊传》附《西夏略图》，都与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相同，唯未标兀刺海城方位④。《蒙兀儿史记》注中说，“兀刺海城名，见秘史，旧史李恒传同东纪、亲征录。……故城在今蒙古阿拉善额鲁特旗西南之龙骨山北。山与甘州之山丹县接界，蒙古名阿拉克鄂拉”。《多桑蒙古史》在兀刺海城下注云：兀刺海Ouiraca是唐古特话，意为“在长城中的通道”。多桑自注此解引自夏真特书第379页。夏真特乃俄国学者比秋林，别名伊雅舍夫，多桑的同代人。王北辰教授文章中，引上述屠寄、多桑之记、注后，肯定兀刺海城址在龙首山，汉长城遗址的某个通道上。这实际是对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所标方位的具体论证⑤。

其实西夏黑水镇燕军的地望应在今额济纳旗达赉呼布镇南20多公里的黑水城，而不在肃州之北。

黑水城的地望，早在本世纪初，以科兹洛夫和斯坦因为首的俄、英等帝国主义国家的“探险队”就在这里挖掘大量珍贵的西夏文物而知名中外。1972-1973年，甘肃省文物考古部门组建的居延考古工作队，经过连续几年的发掘和踏勘工作后认为黑水城不是居延城，西夏的黑水镇燕军就在黑水城。从而否定了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、《中国通史》等书附图中所标黑山威福军的居延泽畔居延故城之误。而与《元史》所记成吉思汗第五次征西夏，先取黑水城相吻合。

既然黑水镇燕军在黑水城，那末，黑山威福军驻地又在何处呢？要回答这个问题，有必要研究西夏军事建置和驻军分布情况。

《宋史·夏国传》载：“置十二监军司，委豪右分统其众。”“有左右厢十二监军司：曰左厢神勇，曰石州祥祐，曰宥州嘉宁，曰韦州静塞，曰西寿保泰，曰卓啰和南，曰右厢朝顺，曰甘州甘肃，曰瓜州西平，曰黑水镇燕，曰白马强镇，曰黑山威福。诸军兵总计五十余万，别有擒生十万。兴、灵之兵，精练者又二万五千”。其军力分布是：“自河北至午腊蒺山七万人，以备契丹；河南洪州、白豹、安、盐州、罗落、天都、惟精山等五万人，以备怀庆、镇戎、原州；左厢甘州路三万人，以备西蕃、回纥；贺兰山驻兵五万、灵州五万人，兴州兴庆府七万人为镇守，总五十余万”⑥。但《宋史》未标明十二监军司方位。

《西夏书事》曰：“临军司以黄河为界，分左右两厢”。并标明了各厢军驻地。左厢神勇驻天都山、祥佑驻石州、嘉宁驻宥州，静塞驻韦州，西寿保泰驻柔狼山北（今甘肃靖远县北），卓啰和南驻黄河北岸（兰州西北卓葛城，今新屯川西北），右厢朝顺驻夏州弥陀洞，甘肃驻唐删县故地（一说甘州），镇燕驻兀刺海城，白马强镇驻盐州，黑山威福驻汉居延故城，东北限北泽，西北接沙碛”⑦。

《西夏书事》记载，矛盾之处甚多。如夏州、盐州在黄河内，当是左厢军事要地，（但却记为右厢。卓啰和南在黄河外，应属右厢，但却记为左厢。自河北至午腊蒺山（今乌拉山）七万人，与贺兰山五万人，在十二厢内却无归属。

因此，今人著作，如《中国通史》、《元昊传》等，皆参考各种史籍，对《西夏书事》记载进行修订⑧，改为左厢神勇军驻夏州弥陀洞，右厢朝顺军驻克夷门（今宁夏三关口），白马强镇军驻娄博贝等。但仍有不少问题，如认为“黑水镇燕军驻肃州北境，黑山威福军驻汉居延故城”等，与甘肃考古队考查不符，而驻河北午腊蒺山防契丹的七万大军，仍无归属。

针对上述问题，吴天墀先生在《西夏史稿》中说：斡罗孩城的地望，学者有二说：一是施世杰的张掖县北龙首山（蒙古名阿拉克鄂拉），或高宝栓的龙首山山口夏口城；二是岑仲勉的在后套北狼山山隘北口附近。岑是依括海牙辛特氏，斡罗孩是党项语“长城中通道”之意的说法认定的。犹称斡罗路。另据克拉普罗罗斯氏说，元世祖时亚细亚地图斡罗孩则是在宁夏北方黄河大曲之滨，认定斡罗孩城应在狼山山隘北口附近。吴先生基本采用岑说⑨。

陈炳应先生认为：黑水城遗址既然是黑水镇燕军的驻地，黑山威福军则应在河套西北隅的黑山地区。其根据是：

第一，两幅古地图。一幅为《西夏纪事本末》卷首所附《西夏地形图》；另一幅是原苏联列宁国家图书馆收藏的《西夏地形图》，曾载《东方国家与民族》1959年第1期。陈先生撰写了《西夏地形图》初探一文，认为《地形图》绘制了北宋末年宣和年间宋与西夏地形，可能是清代学者绘制的，但必有宋、元时期的详细资料或地图做依据。列宁国家图书馆收藏的《西夏地形图》应是出自同一来源，是同一幅西夏地图的不同抄本。两幅图都标出了西夏十二监军司，将黑水镇燕军标于黑水城地区，将黑山威福军标在河套西北。这是正确的。

第二，《宋史》比《元史》成书更早，而且有耶律楚材所收集的西夏中央政府的大量档案材料做依据，应较可靠。《宋史》未说十二监军司的位置，但是它的排列顺序显然是按照东、南、西、北四个方向的顺序排列的。最后三个监军司是西夏的北部防线的指挥机构，而且按其次序正好是黑水镇燕在西北，白马强镇在正北，黑山威福在东北。与上述古地图所标的位置相符合。

第三，从军事观点看，西夏的西部地区，有瓜州西平、甘州甘肃、黑水镇燕三个监军司，后来又增设了沙州和会州两个监军司。相反，东北部面临强邻契丹和鞑靼，却没有一个监军司，这是说不下去的。《宋史·夏国传》说，“自河北午腊蒺山七万人，以备契丹……”。明确无误地说十二监军司中有专门备御契丹的。

第四，十二监军司的名称都是以驻地之地名、方位、山水来命名的。黑水城地区并没有一座“黑山”，相反，河套西北部却正好有一座黑山。宋咸平五年（公元1002年），曾以黑山北庄浪族龙移为安远大将军，昧克为怀化大将军”。这个庄浪族，“在黄河北”。所以，黑山威福军应在河套西北的黑山地区”<sup>⑩</sup>。

吴天墀和陈炳应二位先生的论证是很充分的，结论也是合理的，不过黑山威福军，也即兀刺海城的确切地望，仍未圆满解决。

要解决这个问题，必须先弄清西夏东部疆界的方位。

《辽史·地理志》“西京道”中有两段记叙：“丰州天德军节度使……太祖神册五年攻下，更名应天军，复为州。有大盐冻、九十九泉、设越冻、古磧口、青塚即王昭君墓”。“天德军，本中受降城，唐开元中废横塞军置天安军于大同川，乾元中改天德军，移永济栅，今治是也。太祖平党项，遂破天德，尽掠吏民以东，后置招讨司，渐成井邑，乃以国族为天德军节度使，有黄河……秦长城、唐长城，又有牟那山钳耳髻，城在其北”（11）。

这两段记叙，错讹之处甚多。从原文看，似乎辽丰州和天德军的位置，仍在唐丰州和天德军旧址，但其辖境，却又东包九十九泉和青塚（今呼和浩特市东和南部）；不过牟那山、钳耳髻仍在辖境内。牟那山即乌拉山，钳耳髻是乌拉山西端，因山形似钳耳而得名。唐天德军在今乌拉特前旗乌梁素海东侧（现已淹没），正在钳耳髻之北。唐丰州也一度移此。

其实辽丰州治今呼和浩特市东郊白塔古城，辽天德军也在此。这已为内蒙古文物考古所证实（12）。那末，辽与西夏边界在哪里呢？包头市东郊阿都赖村和土默特右旗水涧沟门乡马留村，近年来均出土过成罐或散落的西夏铁钱；在包头市区境内，迄今尚未发现过辽、金遗物。据此推断，辽夏边界，大端在包头市区之东（13）。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（第六册）所绘辽西京道、金西京路都有错，把两国边界划得偏西了。

明确了边界方位，就易于找到黑山方位了。顾祖禹《读史方輿纪要》对黑山记述较详。他称：“黑山，在中受降城正北，稍东八十里，亦谓之杀狐山，亦谓之呼延谷”（14）

上述呼延谷，即今包头市昆都仑沟，黑山系指昆都仑沟以东的大青山和以北的色尔腾尔（唐牛头朝那山）。昆都仑沟以西是乌拉山，唐时称牟那山、纥那山，西夏时称午腊蒺山。今狼山西北地区，即巴彦淖尔高原（包括今乌拉特中旗和乌拉特后旗大部），并无大山，是丘陵、戈壁、荒漠草原地带，仅乌中旗与蒙接壤处有索伦山，系浅山，乌后旗之北蒙古境内有呼赫乌拉山。

根据上述情况，狼山西北无黑山，黑山是在黄河之北，大青山和乌拉山北部，也正如《宋史》所说，“自河北至午腊蒺山七万人”。这一带有无一座西夏古城呢？我们在考查汉长城时，发现在今乌拉特中旗新忽热乡所在地北2公里处有一古城，与之相当。古城呈长方形，东西约850米，南北约800米，北墙西墙已成土拢。四墙中各开一门，宽8米，外有瓮城，其侧有马面4处，高与城齐。城四角有角楼。基宽8.5米，顶宽1.5~2米，残高8.5米，东南角最高处8.5米，夯层15~20厘米。出土有瓮罐盆等。整个建筑形制与陈炳应先生所说的黑水城大体相似，但规模却大得多。是我们在阴山北部所见的多座古城中较大的一座。城内文物极少，巴彦淖尔盟文物部门普查中认定为金元时代古城。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（第二册）标为汉受降城。我已在《受降城与满夷谷》一文中辩其误。(15)

新忽热古城正位于包头市正北略偏西160公里处，有大道可直达，座落在古牛头朝那山（今色尔腾山，为阴山北支）之北。古城东面契丹，北邻鞑靼（鞑靼在辽时隶属辽上京道），是成吉思汗从萨里川或黑林行宫径直南下，进攻西夏必经之地，也正符合比秋林说的“在长城中的通道”之义。因汉长城在古城之北20公里，秦长城在古城之南30多公里。我们在考查汉长城时还发现，西夏时曾加以利用，因沿线有西夏新修筑的障城，如乌拉特后旗乌力吉乡的苏亥古城，就是其中之一(16)。

因此，我们判断新忽热乡古城，应是西夏兀刺海城，是西夏黑山威福军驻地。据此，我们返回头来研究成吉思汗第二、第三次进攻西夏的军事路线就较清晰了。

第二次，公元1207年“秋，征西夏，克斡罗孩（即兀刺海）城，次年三月返回”《亲征录》、《西夏书事》记事较详，说“蒙古驻斡罗孩城，四出侵掠，安全集右厢诸路兵以拒。蒙古主见夏国兵势尚盛，不敢骤进，逾五月，粮匱引还”(17)。

数万夏兵防守偌大一个城寨，夏主李安全又调集右厢诸路军伸援，战事激烈程度可想而知。时间长达五月之久，西夏兵肯定损失惨重，蒙古兵死伤恐怕也不少，故尔，“不敢骤进，粮匱引还”，是合情合理的。

第三次，公元1209年战役，《太祖本纪》记载是“春三月，蒙古主入河西。……夏四月，攻兀刺海城，丰州谢陆劝守将出降，太傅讹答率兵巷战被俘，蒙古军攻下兀刺海城，并乘胜进军中兴府，攻贺兰山西的克夷门”(18)。从兀刺海至克夷门，有两条道可行，一是沿狼山北的草原道路西行，再折而西南行；二是沿狼山南麓西南行。两条道均在今叮口县哈腾套海苏木西端会合，西行至贺兰山西麓南下，这两条道都是清代从武威至包头驼路的东段(19)。蒙古军破克夷门，进而围中兴府，逼水灌城，夏主李安全纳女求和。

第五次战役，《元史·太祖本纪》记载是非常合理的。“二十一年（公元1226年）春，帝以西夏纳仇人……自将伐之。二月取黑水城，夏避暑浑垂山，取甘、肃等州。秋，取西凉府撈罗、河罗等县，遂踰沙陀，至黄河九渡，取应理等县。冬十一月庚申，帝攻灵州。（次年帝留兵攻夏王城，自率师渡河攻积石州……六月，夏主李降”(20)。

说《元史》记载合理，是因为它符合实际。从漠北南下，先取今额济纳旗的黑水城，消灭了西夏黑水镇燕军，然后沿额济纳河南下，到浑垂山避暑（浑垂山为祁连山中某山，系雪山）。从下文成吉思汗率兵攻甘、肃二州来看，浑垂山似应在甘、肃二州之南。屠寄《蒙兀儿史记》注说，浑垂山在凉州西南，王北辰教授认为即冷龙岭，似乎偏东了。《西夏书事》说在肃州北。肃州北的扫林山、黑山，海拔均在2500米以下，无积雪，更不确。成吉思汗避暑之后，即率师攻取甘、肃二州。王北辰教授认为是分军取甘、肃二州，与《元史》记载不符(21)。蒙古军又东取西凉府（即武威）及其属县撈罗、河罗。再东行遂踰沙陀（今宁夏中卫县西腾格里沙漠南缘），至黄河九渡，取应理县（今中卫县）等。冬十一月攻灵州，夏嵬名令公十万众来援，丙寅，帝渡河击夏师。《元史》中无取兀刺海城的记载。

《蒙古秘史》只记述了成吉思汗第三、第四、第五次征西夏，三四次还未记出师路线。第五次的行军路线是：成吉思汗营于撈斡儿合场（日本村上正二以为即撈罗河罗，在武威之东），趋阿刺筛（今贺兰山），然后“成吉思合罕自察速秃（即雪山）起行，克兀刺孩城，自兀刺孩城起行，破朵儿箠该城（即灵州）(22)《蒙古秘史》所记第五次进军路线，前后颠倒，十分混乱。从撈罗河罗起程，先东北行攻贺半山，后西去雪山避暑，再西北攻兀刺孩城，又东行攻灵州，不合逻辑。它很有可能是将第二、

第三两次攻兀刺海城战役，包括攻贺兰山之战，都并入于第五次战役中记叙了。拉施特《史集》记为，“首先占领了甘州、肃州、河州和斡罗孩城，又围攻答儿沙孩城（即灵州）。《西夏纪》先按《元史》顺序排列成吉思汗的军事活动，可是攻兀刺海城时间无法安排，便移至次年（公元1227年）春，围攻中兴府之后(23)。这更与史实相舛了。王北辰教授将成吉思汗行军路线安排为：先取黑水城，然后从石羊河南下直入凉州，登浑垂山避暑，分兵取甘、肃二州。也与《元史》不合，且从黑水城至石羊河必须越丹巴吉林沙漠，迄今仍无路可通。

弄清了二、三、五次战役的军事地理和路线后，研究第一、第四次军事路线，就比较容易了。

第一次战役，《元史·太祖本纪》云：“岁乙丑（公元1205年），帝征西夏，拔力吉里寨，经落思城，大掠人民及其橐驼而还”。《西夏书事》记其事颇详，曰：三月，“蒙古初来侵，破力吉思寨，纵兵躡瓜、沙诸州，纯佑不敢拒。夏四月，蒙古主以天暑将盛，引兵还落思城，大掠人民及其骆驼而去。六月，纯祐以蒙古兵退，修复被兵诸城堡，大赦境内。更兴庆府为中兴府。”

拉施特《史集》记为：“成吉思汗整集军队去征讨被称做唐兀惕的合申地区（他们进入该地区后），先到了力卜勒乞寨（即力吉里寨）……，在短时间内攻了下来，将寨墙和基础全部平毁。他们从那里进到克邻——罗失城（即落黑城），这是座很大的城，他们攻下了它，进行了洗劫。（接着）他们又占领了唐兀惕若干其他地区，进行洗劫，并将那些地区我们找到的牲畜全部驱走”。

《蒙兀儿史记》记为甲子年（公元1204年），成吉思汗征乃蛮，杀太阳罕。冬过阿来岭（今新疆北部友谊峰），继续追太阳罕之子古出鲁克和篋儿乞酋长脱黑脱阿父子。脱黑脱阿死，汗亦还金山（今蒙古阿尔泰山）。因此，屠寄认为，乙丑年春（公元1205年），蒙古大军是还于兀鲁（黑）塔（黑）之地，在金山前（今蒙古科布多西北），因利乘便，踰漠南下入河西，进攻西夏。即第一次攻西夏。

这次攻西夏所经过的吉力里寨、落思城和乞邻古彻城，皆不可考。所经过的路线中，也不见西夏北疆防御体系中的黑水镇燕、白马强镇、黑山威福三个军司之名。幸好《西夏书事》中透露了一点信息，说：“纵兵躡瓜沙诸州”。它与屠寄所说“因利乘便”衔接起来了(24)。这样我们便可作如是推测，成吉思汗踰金山后，系到河西走廊西端，先攻吉力里寨。这是蒙古军第一次进攻城镇，在此之前，都是与游牧民族在平川战斗。吉力里寨极坚固，虽然攻下来了，但却极费力，所以对西夏的沙、瓜、肃等军事重镇，便未组织进攻，只是“纵兵躡瓜、沙二州”。大约是从沙、瓜等州北部经过，攻击的是诸州外围的一些军事城堡。吉力里寨大约在沙州（今敦煌）西北，乞邻古彻城约在沙、瓜二州之北，落思城的肃州之北。成吉思汗可能是循黑水西岸东北行，未经黑水城，退至漠北。

第四战役，《元史·太祖本纪》记载极简单。“十三年戊寅（公元1218年）伐西夏，围其王城。夏主李遵頊出走西凉”。《蒙兀儿史记》记为“十有二年（丁丑1217年），汗征西夏兵从征彻儿塔兀（勒），不应，遂伐西夏。十有三年（戊寅，1218年）春正月，围中兴府。夏主李遵頊命其子德旺居守，出走西凉。”《亲征录》、《史集》不载是年伐西夏事。《西夏纪》引《西夏书事》云，1217年，“蒙古兵围兴州，国主遵頊出走西凉。夏与蒙古自纳女请降，合兵攻金，遂为役属。继征发日多，不堪奔命，礼意渐疏。蒙古主怒，渡河来攻，列城不能御，直抵中兴府，围之，遵頊命太子德旺居守，已出走西凉。已而，遣使请降，蒙古兵退，始还”（25）。

诸书所记基本相同，皆无出师地点和途经城镇名。只《西夏书事》道出一句十分可贵的话，“渡河来攻，列城不能御”。渡河，渡黄河。只有从东面进攻中兴府，才需渡黄河。这联系西夏主李遵頊出走西凉，正好相互印证。

成吉思汗南下侵金和攻西夏，在公元1215年前后，在策略上有较大变化。在此之前，进军主要是掳掠，不占领土地，蒙古军退走之后，所占地区城镇又被对方收复。1215年，成吉思汗采纳了石抹明安、王揖的建议，变屠杀为招降，金军望风迎降。同年，又将侵金之事委托给木华黎。木华黎采纳了金朝制度，在云、燕建行省，发兵南侵。这一策略上的变化十分重要，为彻底灭金、灭夏、灭南宋奠定了基础。

其次，经过第二、第三两次征西夏战役，西夏北疆防御体系基本破坏，兵力大大削弱。第三次战役后，西夏转而附蒙侵金，多次派兵进击金东胜、泾州、邠州、平凉府、庆阳、延安、临洮等地，又派大军随蒙古军南下潼关等地作战。金军反击，也重创夏军。所以夏国黄河南的左厢诸军司的实力这时已大大削弱了。

因此，1217年冬，成吉思汗从黑林行宫南下，渡黄河（当是踏冰过河），列城不能御，如入无人之境，直攻中兴府。这正反映了西夏军力衰弱的实际。蒙古军渡黄河攻中兴府，是渡的哪一段黄河呢？一般是渡灵州至石嘴山段黄河。从漠北南下，到这一段黄河，大约有两条道路。一是从今乌梁素海、西山嘴南下，入伊克昭盟，西南行；二是从包头昆都仑沟南下，入伊克昭盟，西南行。当然，其他还有多条道路可行，但都绕道过远。沿上述道路到黄河东岸，过河攻中兴府是最捷近的路线，而且阻力也最小。因为黑山威福军司的力量已被彻底消灭了。王北辰教授认为这次可能是从雞鹿塞（今乌拉特后旗哈隆格乃山曰）南下，“自北而南进攻中兴府”。但这条路线不渡黄河，与史文不符。

这次出兵，成吉思汗本拟一举消灭西夏的，但由于中兴府城坚固，一时难以攻下，夏主李遵頊又逃至西凉州，西夏河西走廊诸军司还有一定实力可凭，若战斗处于胶触状况，便会影响筹备已就的大军西征。故尔当西夏再次请降后，便迅速撤军了。

此后，西夏军又多次被征调配合木华黎军进攻金国，实力更加削弱。因此，等到成吉思汗西征返回后，第五次征西夏时，采取从黑水城南下的策略，先消灭西部诸军司的军队，最后灭亡西夏，自然就水到渠到了。

注释：

①蔡美彪、周清澍等著《中国通史》（第六册）158、191、192、193、197、198页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。蒙古族简史组编写《蒙古族简史》47、52页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，1985年版。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第六册36-37图，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。王北辰《成吉思汗征伐西夏地理考》，载《内蒙古社会科学》1988年6期。陈炳应《西夏文物研究》81~104页，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。吴天墀《西夏史稿》124页，四川人民出版社，1980年版。《中国历史大辞典》“辽夏金元史”附图，上海辞书出版社1986年版。

②《元史·太祖本纪》卷1，13、14页，中华书局点校本1976年版。

③道润梯步译著《蒙古秘史》，续集卷一，335页。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。《史集》第一卷第二分册第二编317页，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。戴锡章《西夏纪》卷28，674页。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。《蒙兀儿史记》卷3，40页，北京中国书店1984年版影印本。

④《元史·地理志》卷60，1452页。《西夏纪》卷6，156页。《中国通史》附在154页后。白滨《元昊传》附“西夏略图”，吉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。

⑤屠寄：《蒙兀儿史记》卷3，29页。《多桑蒙古史》，冯承钧，1934年译本，上册，57页，中华书局1962年版。王北辰《成吉思汗征伐西夏地理考》，载《内蒙古社会科学》1988年6期。

⑥《宋史·夏国传》卷486，14029页；卷485，13995页。中华书局点校本。1983年版。

⑦《西夏纪》卷6，156页，引《西夏书事》卷12。

⑧《中国通史》第六册158页。白滨《元昊传》47、48页。

⑨吴天墀：《西夏史稿》124页。

⑩陈炳应：《西夏文物研究》第十一章《〈西夏地形图〉初探》，433~453页。

(11)《辽史·地理志》卷41，4、5页，商务印书馆缩印百衲本二十四史，1955年版。

(12)李吉甫：《元和郡县图志》卷4，111~114页，中华书局1983年版。李逸友《呼和浩特市万部华严经塔的金元明各代题记》，《文物》1977年5期。洪用斌《元代德宁路考》，载《中国蒙古史学会成立大会纪念集刊》1979年9月。

(13)《包头文物资料》第一辑，张郁《从包头市东郊出土西夏铁币谈起》，金申《从阿都赖出土西夏铁币兼谈沙尔沁村的边墙》。

(14)顾祖禹：《读史方舆纪要》卷61，2669页，中华书局1956年版。

(15)新忽热古城，我们在考察中仅用步测，不准，此外是巴彦淖尔盟文物部门同志实测数据。鲍桐《受降城与藩夷谷》，载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》1992年1期。

(16)盖山林、陆思贤：《潮格旗朝鲁库伦汉代石城及其附近的长城》，载《中国长城遗迹调查报告集》，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。

(17)戴锡章：《西夏纪》卷26，631页。

(18)参《元史·太祖本纪》卷1，14页。《西夏纪》632~634页。《蒙兀儿史记》卷3，28、29页。

(19)参李万禄《瀚海长途一包武路》，载《阿拉善盟公路交通史资料选编》（第二辑）（内刊）。

(20)《元史·太祖本纪》卷1，23~24页。

(21)《元史·昔里铃部传·察罕传》卷122，3011页；卷100，2956页。

(22)《蒙古秘史》续集卷一，295、296页；卷二，351~357页。

(23)拉施特《史集》第一卷第一分册，317页。《西夏纪》卷28，670~673页。《蒙兀儿史记》卷3，40、41页。

(24)《元史·太祖本纪》卷1，13页。《史集》第一卷第二分册207页。《蒙兀儿史记》卷2，24、25页。《西夏纪》卷26，628页。

(25)《元史·太祖本纪》卷1，20页。《蒙兀儿史记》卷3，34、35页。《西夏纪》卷27，648页。

责任编辑：丽萍

文档附件：

用户昵称:  (您填写的昵称将出现在评论列表中)  匿名

请遵纪守法并注意语言文明。发言最多为2000字符（每个汉字相当于两个字符）

3132

发表

中国社会科学院电话：010-85195999 中国社会科学网电话：010-84177865；84177869 Email: [skw01@cass.org.cn](mailto:skw01@cass.org.cn)

投稿邮箱：[skw01@cass.org.cn](mailto:skw01@cass.org.cn) 网友之声信箱：[skw02@cass.org.cn](mailto:skw02@cass.org.cn) 地址：中国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

版权所有：中国社会科学院 [版权声明](#) 京ICP备05072735号